

刘 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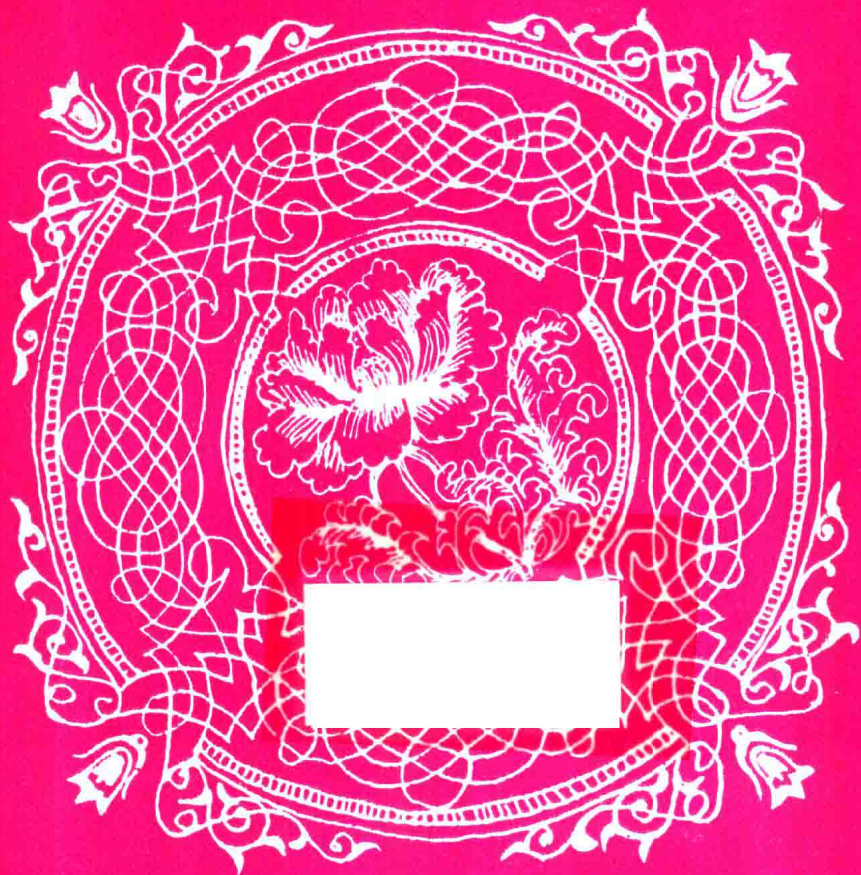
笑盈盈的大丽菊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笑盈盈的大丽菊

刘洁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笑盈盈的大丽菊

刘 洁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10印张 插页2 224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720册

ISBN 7-219-01386-8/I·398 定价: 3.35 元

目 录

中 篇

低飞的鹰	(1)
猎 悔	(69)
沙漠中的枪声	(117)

短 篇

提 携	(171)
笑盈盈的大丽菊	(184)
淡蓝色的迷雾	(198)
普通百姓	(209)
母亲的心	(223)
电饭煲纪事	(235)
书记的铺盖卷	(246)
蕾 蕾	(255)
想摸太阳的孩子	(262)
小晶晶的秘密	(272)

丫丫做好事	(275)
美小猫和丑小猫.....	(278)
小机灵	(282)
懊 恼	(285)
爸妈出差了	(287)
三个小朋友	(290)
边境上的孩子	(295)
小大人	(301)
猴面鹰的故事	(306)
竹鸡篮子.....	(310)

低 飞 的 鹰

第 一 章

中考预定“放榜”的日子，是八月二日。

八月二日，这是个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日子。它的前一天，是解放军建军节，它的上一个月的的前一天，是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，它的两个月后的的前一天，是共和国的誕生日；这些，都是伟大的、光辉的节日，都是值得庆贺的日子。而你，这个平时不起眼的、不值得人纪念的日子，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就是决定他一生转折的日子呢！

对于参加今年中考的学生来说，它不就是一个日子吗！他们不也是紧张、虔诚而隆重地等待它的到来吗？

向南小学学生林翔的塑料凉鞋破了，脚后跟的带子断了，妈妈给他买了双新的，但是他不肯穿，一直放着，说是要等到八月二日后穿；爸爸出差去海边，想趁假期带他去海边旅游，他不肯去，说是八月二日后再去。韦小萍呢？家里的生活困难，她从来没有在穿着上要求过什么。班上的同学，街上的女孩子们，穿什么的没有呀，光是连衣裙，就有各种各样的：尼龙的，柔姿的，乔其纱的，绦纶的……还有什么超短裙、百褶裙、三角裙、统裙……，但是，她还是穿着又短又窄的布裤子——她长高了，裤子变得短小了。今年

妈妈升了一级工资，才给她买了块花的料子，求她厨房的一位工友，帮她做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，但是她不肯穿，说是要等八月二号以后……

其实，等待这一天的，岂止那些考生们？还有学生的家长和那些老师——园丁们呢！因为中考成绩一公布，就能决定孩子能否继续升学，或者能否上重点中学的命运。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，情况可就大不一样。人们说，孩子上了重点中学，就等于有了一半上大学的希望了。而上大学，就是最好的就业途径。只要上了大学，父母对孩子应尽的责任，似乎也可以到此告一段落，松一口气了。

各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的的心情，也象上满了弦的弓，绷得紧紧的。因为这是决定他们长年劳动、付出的心血的成果呀，分数是铁面无情的，就象运动场上那记分牌，它能把学校的声誉、教学质量的优劣公诸于社会。

这是一场无形的竞争呢。

向南小学的校长王立勇，是带着近乎焦灼的心情，在等待这一天的。他的那张总是保持着宁静的神色的方脸膛，和那双总是流露着安静和智慧光泽的，睫毛每眨动一下都象在思考和判断着什么问题的眼睛，明显地蒙上了一层焦灼不安的色彩。

向南小学不是重点。早些年还因为教学质量的低劣弄得有点声名狼藉，很多家长都不敢把孩子往这里送。王立勇来到这里之后，在师资、教学条件较差的情况下，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抓了教学质量和课堂纪律，这几年的升中学率和升重点率明显提高了，去年和重点星火小学几乎不相上下。今年能不能再提高一步呢？他虽然无意和“星火”竞争，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峙的局面。

现在，又都传说着他和他的同学、有着特殊关系的市中小学教育科科长梁文选，都是市教育局新班子的竞选人。对这个问题，他只是在心里淡淡地笑了一下。他并不那么热衷于当什么领导。大概受父亲王一知的影响，他一贯认为，教书先生就要教好书。管他重点也罢，不是重点也罢，当领导也罢，是一般教师也罢，都是为了后一代，为国家培养人才。

他的父亲便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教书先生呵！他兢兢业业地教了一辈子的书。早年，他家是个有着万贯家财的资本家家庭。祖父本来让父亲学经济，好掌管那万贯的家财。但在“教育救国”的思想影响下，他却违背父训，学了教育，而且，在解放后，心甘情愿地当了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师，一直教了几十年的书，直到最近才退休。

对于今年的升中学考试，王立勇是抱着比较大的信心的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考得好、自己的学校上得去呢？而且，王立勇从来不服这口气：只有条件较好的重点星火小学上得去，其他普通小学就不行？重点小学，经费多，师资力量雄厚，要什么上面给什么，不上去也得上去，要看，就看真格的。这一天，是检验他几年来付出的心血的结果的时候了。他的学生，他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，会用什么样的成绩来报答他呢？他心目中的林翔和韦小萍，会不会得到意料之中的成绩呢？他在忖度着。

想到林翔和韦小萍，他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两张活脱脱的、可爱的笑脸。

他这个校长，并不认识每一个学生，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机会认得林翔的。那是一个课间休息的时刻，他来到三年级的教室。学生们都在课堂外活动，有的跳绳，有的在水泥乒

乒乓球桌上打乒乓球，有的在球场上踢足球，他们吱吱喳喳，闹闹嚷嚷，象一群欢乐的小麻雀。在教室门口的一块绿茵茵的草地上，几个学生围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品头论足。这时，从学生堆里传来了一个又嫩又脆的嗓音：

“嘿，这辆自行车哪，如果是在瑞士，是要被罚款的！”

这么一个又脆又嫩的声音，和他对事物的认识是多么地不相称呵！而且，他也想听听其中的原由，便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竖起了耳朵。

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”旁边的那几个小学生也焦急，他们都睁大了好奇的眼睛，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因为瑞士有条法律规定，不论在汽车、自行车上发现灰尘，都要罚款的。这辆自行车就该罚双倍的了！”

这个孩子蹙着两条短短的眉毛，装出一副大人神气，挺认真地说。

学生们叽叽嘎嘎地笑了起来。原来，这辆自行车满身泥水，脏得不成样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从学校对门的街道上，驶过一辆黑色的小轿车。有个孩子喊：

“瞧！来了辆‘红旗’！”

“不对！”又是那个又嫩又脆的嗓音，“那不是‘红旗’，那是苏联的‘伏尔加’。‘伏尔加’比‘红旗’小！”

停了停，象是思索了一会儿，那个稚嫩的嗓音又响了起来：“现在的汽车老出事故，常常打架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发明那么一个自动气垫，只要汽车一相撞，就自动伸出气垫，互相顶住，免得汽车打架！”

一阵惊讶，一阵喜悦，涌上王立勇的心头。一个九岁的

孩子心里，装着这么丰富的知识世界。这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呀，一头浓浓的、乌黑的头发，一张圆鼓鼓的脸上，嵌着一双智慧的丹凤眼；眸子是亮晶晶的，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与自信。

真是一代比一代强，现在的孩子，知多识广，比起自己那辈人和50年代的小学生，可就不知道强多少倍了。记得1958年他教四年级时，出了一道测验题：西藏在我国的什么地方？结果，大部分学生都答错了，有的答是美国的，有的答是英国的，有的答是日本的。那时的学生，就更不可能知道瑞士的法律呀，要给汽车造气垫……呀，这类的事情了。

他不苟言笑，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时，也是嘴角轻轻地一扯，淡淡地一笑，很少朗朗地笑出声来。这个孩子，使他象发现了什么珍宝，心里特别高兴，不知不觉地笑出了声来，使他自己都为自己的笑声吓了一跳。

他自然地特别留意起这个学生来。

从班主任那里，他了解到他的名字叫林翔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班主任介绍说：

“在学生中，有个普遍现象：有的语文成绩好，数学就不一定好。有的数学好，语文就不见得好。但是，这个学生门门功课都好，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极强，而形象思维能力也极好，写的作文十分漂亮。”

四年级时，他参加了全国小学生数学竞赛，全校参加竞赛的十二名学生中，唯独他得了奖，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一枚奖章。

学校开了个隆重的授奖大会，是王立勇亲自把奖章挂在他的胸前的。当那个满脸稚气、腼腆的孩子走上授奖台的时候，他那双满含着希望的、慈父般的眼睛，是始终没有离开

那张可爱的脸蛋的。他觉得眼前这个孩子，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大作家、一个大科学家，或是按他自己的愿望，成为一个汽车设计师，成为祖国“四化”建设的栋梁之材。他是一棵好苗苗，一块好材料，就看他们这些园丁如何培育，如何雕琢。

他觉得，在这样的孩子面前，自己肩上的责任是格外地重了。

再说那个有着黑黑皮肤的女学生韦小萍吧，她的成绩、外貌都十分一般。头发总是有长有短、参差不齐的，用橡皮筋扎成两束小扫把。前额窄窄的……一只塌扁的小鼻子。她每次来上学都比较晚，都是打了上课铃之后，一边擦着汗，一边急急地跑来。为了抓好课堂纪律，有段时间王立勇天天站在门口进行考勤检查，这个迟到的学生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他问她：“为什么迟到了？”

她不答话，垂下了她那娇小的头。

再问她一句，她那眼白多于眼黑的眼睛，已经储满泪水了。

他没有再问下去，也没有指责她，只是在她肩膀温和地拍了一下，让她走了，而且更仔细地观察了她。

原来，这是个家境贫困的孩子。她过早承担起了父母的责任，每天把两个日托的小妹妹送去幼儿园，自己才来学校，放了学又要把小妹妹接回家去。

她的父母都是工人。父亲在手表厂当电工，这个厂早些年还吃得开，这些年因为质量老上不去，早被外地的优质名牌产品顶掉了。工厂亏损，有时工资都发不出去，本来就低的工资，更不能维持了。母亲原来是机关的勤杂工，后来因

为孩子多，家里生活确实困难，只好把她安排在食堂。在食堂工作，起码可以白吃一餐饭，省下一个人的开支。中国人就那么奇怪，越是下层人，越是日子艰难的家庭，孩子生得越多。韦小萍共是五姐妹，她是老大，底下一年一个紧挨着“五朵金花”。本来，她父母非生一个儿子不甘心，但是，抱子娘娘象是故意开玩笑，给她们送来的都是女儿。幸亏计划生育抓得快，不然，她妈妈真可以生下两打孩子。父亲的厂子离家远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母亲是干的起三更熬半夜的活，照顾妹妹的担子，就全落在她这个小姐姐身上。

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孩子读书，能赶上趟就算不错了。但是，韦小萍的成绩却比一般家境好的学生好。他是抱着怜爱的感情对待这个学生的。他多么希望她能够在逆境中，努力完成学业，走完这人生求知的最初旅程呵！

现在，他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，他们在这一天，会得到什么样的成绩呢？

除了学生、老师、家长和各小学的领导，急切地盼望这一天的，和这一天密切关连着的，还有N市中、小学教育科的科长梁文选。因为市的重点星火小学，是他直接抓的点。往年，星火小学的升中学率和升重点率在全市的小学中，都是名列前茅的，今年星火的升中学率和升重点率的多少，更是直接影响他的升迁。因为，听说最近在调整新的市教育局领导班子的民意测验中，他的票数最多，呼声最大。如果今年星火再一次名列前茅，他就是胜券在握了。办教育么，就是要靠抓出成绩来呀！

他知道，他的对手，他的竞争者是他的中学同学，那个瘦瘦的、总是不声不响的向南小学的校长王立勇。那个不论是开会或是听报告，总是躲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的家伙。

王立勇的票数、呼声仅次于他，他俩的年龄、学历、资历相仿，唯一的差距，就是在抓教学成绩这一筹码上了。

这一天，对于他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特殊意义的。而这一天，将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！

第 二 章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

这真是个叫人惶惶不安的日子。

太阳也来凑热闹，一大早就张张望望地从城市的上空升起来了，把它那强烈的阳光射落下来，更加增添了城市酷夏的暑气。因为酷热而睡眠不足的人们，不得不带着惺忪的睡眼，打着呵欠，从那被汗水渍湿了的凉席上爬起来。

按照惯例，成绩公布的这一天，都是各校的领导，领着班主任来到指定的群英小学抄分数的。王立勇一大早就爬了起来，由于睡眠不足，他觉得脑子胀胀的。他那边住着一家四口的十六平米陋室，一丝儿风都不透，简直就象个蒸笼。加上有只蚊子老是嗡嗡嗡嗡地在耳畔萦绕，赶它赶不走，觅也觅不着，就更增加了心中的烦躁，只在天将要亮时，迷迷糊糊地合了一下眼。

向南是第一个来到群英小学的，接着，各小学的人马陆续来到。大家互相寒喧着。

“老王，这次得看你们的噢！”

群英小学的校长见着王立勇，打着哈哈，招呼着说。

王立勇忙摆手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我们哪能比得过人家星火哟！”

其实，他知道各小学对“星火”都有看法，希望“向

南”上去，压压“星火”的气焰，长长普通小学的威风。凭心而论，他自己也多么希望他的“向南”超过“星火”，要搞好教育，只有一、两个重点是不行的呵！但是他不露声色。他的脸上，仍然保持着平时的冷静，但是他的心跳，起码超每分钟一百次以上。

教室里的气氛肃穆极了，只有班主任们抄分的笔尖在纸上滑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王立勇的眼光在分数簿上一跃而过，停在最后的数字上：

“向南”升重点的学生人数二十五名，升中学率百分之七十二。他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悄悄地来到隔壁“星火”抄分的那个教室。

“星火”的校长一脸喜气，也在看结果。这人是个矮胖子，比王立勇矮一个头，他悄悄站在他背后，从肩上的缝隙中看过去，他也毫不觉察。乖乖，他们升重点数是五十名，整整多出一倍！而升中学率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！

这是一个多么无情的数字，多么冷酷的现实！“向南”大大落后于“星火”。

象一个从不喝酒的人，突然喝了一口烈性酒，一股血往他脸上涌，他脸上一阵燥热。他又悄悄地退出“星火”的教室，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。

他迷惘了，“向南”往年的成绩与“星火”不相上下，顶多差三、五名，今年怎么下降得这么厉害呢？

他是个理性多于感情的人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能保持着镇静自若，用含而不露的微笑，看待严峻的现实。他在过道里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了一下，便又带着宁静的脸色走向“向南”的教室。

他拿过分数登记本，逐个地查看着分数。他的目光，停

留在林翔的名字上：

林翔，差零点二分不够重点线。

他的目光，又搜索着韦小萍的名字：

韦小萍，差二分不够升中学线。

他用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看花眼了？他重新审查一次，会不会看错了行呢？但是，没有错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！

一阵懊丧。他不相信，绝不相信这两个学生的成绩！他认为，如果不是这两个学生的一时失手，就是评卷有问题。他那双流露着安静和智慧的眼睛闪动了一下，又一下，他在做着思考和判断。

中考结束了，不管成绩的好坏，他们对这一届毕业生所承担的责任，也就应该结束了。他可以好好地舒下心，趁暑假里，按着妻子的要求，动手做个书橱了。他们的经济条件拮据，能学会自己做的，就尽量自己动手，不求别人。结婚二十二年，他能够给予妻子的，实在太少，太少了。对于她的这个微小的愿望，是应该给予满足的。而且，这个愿望是他三年前就答应了她的。每个假期他都向她许诺：

“做，做，这个假期一定做！”

但是，三年的六个假期，都因为这样、那样的事情没有做成。他们也太需要一个书柜了，他的书堆得到处都是，床上、床底下、木沙发上……

是的，书橱，他一定要做个书橱，不能再叫妻子失望了。

“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，
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……”

一阵清亮的童音飘来，那么充满希望，无忧无虑。不知是从哪个教师家收录机的儿童节目里传来的。这支歌子，他童年的时候唱，后来他当了老师，领着孩子们唱，现在的孩子还在唱。

三十多年来的孩子都在唱这支歌。但时至今日，他才体味出这支歌子沉甸甸的分量。对这些孩子，这些毕业生，可以卸任了么？

他心里这么想着，不由得挪动脚步，走向就在群英小学隔壁的市教育局中小学教育科。他想找找中小学教育科科长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文选。他远远地看见梁文选正兴高采烈地和围着他的人交谈着什么，脸上洋溢着那种总是走运的人才有的微笑。

“大概他又在听别人说恭维的话了。”王立勇心里想，便远远地喊了声：“老梁——文选！”

他是想把梁文选拉出围着他的那些圈子，有些话，当着众人是不好谈的。

“噢——，谁？”

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梁文选觉得有点突然。多少日子没有人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，近年来，大家都称他“梁科长”，甚至他还是副科长的时候，人家就把“副”字免了，称他“梁科长”，所以，听到直呼他的名字，反倒使他觉得意外，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尊重。他不情愿地转过身子，见是王立勇，马上收敛了一脸的笑容，说：

“噢，王校长，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还能有别的事吗？还不是中考的事。我想找你谈谈我的两个学生林翔和韦小萍的事。”

“关于这个问题，”梁文选的眉心打成个结，“要谈的人太多了，你看，这些人都是找我谈问题的。我们另找时间好吗？王校长？”

他左一个“王校长”右一个“王校长”地叫得王立勇的心中直发怵。在他们之间，什么时候用起这种官衔来了？这不是生分了，就是对他没称他为“科长”的一种报复吧？王立勇心里忿忿地想。

“好吧。”王立勇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心里有几分不满，不过，他还是用宁静的声音说，便快快地离开中小学教育科那个熙熙攘攘的院子。

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，要对林翔和韦小萍进行一次家访，详细了解一下他们考试时的情况，也好对这次中考的失利，做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。

中考结束了，成绩公布了，这一天对于市中小学教育科的科长梁文选来说，就象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，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忙，忙！这一个多月，对于他来说，简直是忙得昏头转向。组织中考，紧接着就是改卷，评分……。没日没夜的，连星期天也搭上了。谢天谢地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成绩出来了。

总算没有白费心血，成绩是预料中的，“星火”又是独占鳌头。这就为他的升迁投下了最有力的一票。

是得好好休息几天了。他多么希望摆脱任何烦扰，就象往常一样，舒舒坦坦地坐在家里，悠闲地浏览一个多月来堆积下来的报纸和杂志呵！再有，忙完公事之后，也要为自己